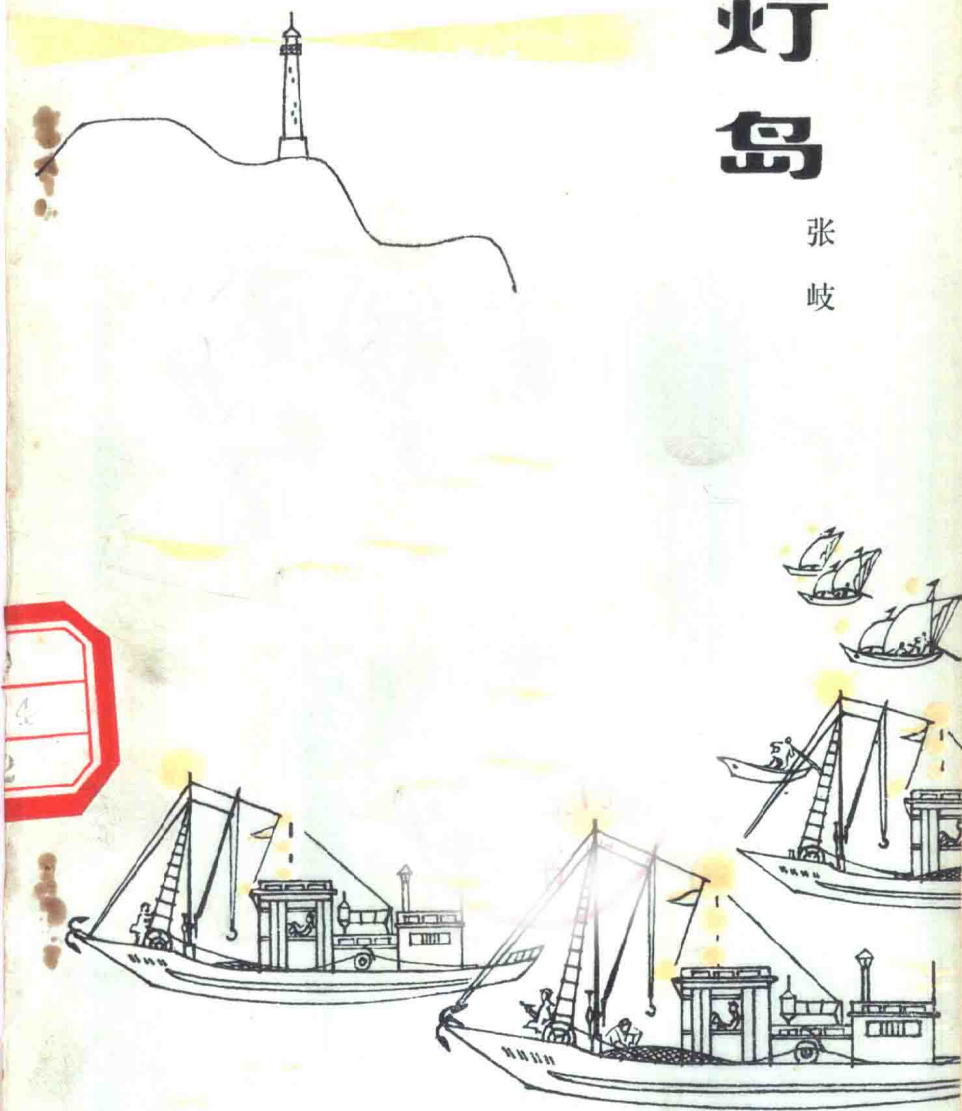


# 灯 岛

张  
岐





# 灯 岛

张 岐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五 年 · 北 京

灯 岛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字数 90,000 开本  $787 \times 1092$ 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4\frac{13}{16}$  插页 2

1975年4月北京第1版 197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257

定价 0.31元

---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个集子共收散文十八篇，大部分是作者近几年的作品，少数几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的，在编入这个集子时，作者作了较大的修改。

这些作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，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东部沿海渔村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特别是经过批林批孔运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。作品赞扬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歌颂了广大贫下中渔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所取得的胜利。

作品题材新颖，有一定的思想深度，文字生动，生活气息浓厚。

封面设计：张一民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灯 岛   | 1   |
| 潮     | 13  |
| 海上之路  | 22  |
| 捕参手   | 32  |
| 猎海的人  | 42  |
| 海 燕   | 50  |
| “百货船” | 59  |
| “海鹰”号 | 64  |
| 雏鹰展翅  | 75  |
| 钓鲨记   | 84  |
| 大海种田  | 91  |
| 网     | 100 |
| 渔 姑   | 108 |
| 礁石屿   | 113 |
| 堤     | 121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金灿灿的贝壳..... | 126 |
| 海石花.....    | 133 |
| 帆.....      | 144 |

## 灯 岛

如果你夜里乘船走在大海上，你会看见我国绵长辽阔的海域，到处都有光芒四射的灯塔。这些星罗棋布的灯塔，指引着航船的方向，也在装点美化我国的海洋，是伟大祖国不眠的眼睛。

灯塔，不论大小，都有它自己的名字。就拿我比较熟悉的渤海、黄海一带来说，夜间就可以看见十几座灯塔。在一些海滨城市港外，还可以看见跟灯塔起着同样作用的灯船、灯标……

我这里所写的也是一座灯塔，不过，它在一般的海图上是找不到的，它的名字就叫“灯岛”。

灯岛的名称是有些来历的，说起来话很长。那还是春三月的时候，我去一个县委做调查工作，在工作过程中，不时地听到有关灯岛的情况，一打听，原来这灯岛就是二十几年前去过的葫头岛。我认识的那位老渔人竟然还健在，这真使我喜出望外。

那天早晨，我到海边等候去葫头岛的摆渡船。天特别晴朗，不见一丝丝风的大海，把天上的流云飞鸟全映照在水面，在岸边，连那成群洄游的小梭鱼也看得清清楚楚。这真

是一个少有的海上好天气。

等了约莫一刻钟的时候，船就开了。我立在船头，望着愈来愈清晰的小岛廓影，心里不由想：这小岛发展变化怎样了，竟然有了定航机动船摆渡？在我印象中的这小岛，只不过几十户人家，荒坡秃岭，礁石嶙峋，方圆大小也只有几十里。小岛中间的那段葫芦腰沙冈，涨大潮时人无法通行，猛一看，真象是座荒岛。记得第一次到那小岛，是一九四九年开春，那时，重点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匪军，盘踞沿海几个小城和岛屿作垂死挣扎。有一次，组织上派我到上级机关取宣传材料，我就化装成渔民，乘咱们的秘密交通船，于夜里从海上出发。那天夜色很浓，还有大雾，那雾就仿佛是团团细纱，把小船一层层地缠了起来，连那闯海几十年的老舵公，也给迷了眼，我看他一手掌舵，一手扯着挂在舵压上的帆索，那样子是准备随时降帆，以防不测。我慢慢挪到老舵公身旁，只见他瞪着眼睛，直直地盯着前方，我问他：“大伯，看什么？”

“看灯。”

“灯？”我瞪大眼努力地搜寻，却也不见个什么灯的踪影，心想：老舵公还迷信，是在盼“海神娘娘”赐灯哩！我正这么想，听船后有人问：“舵公，葫头岛快到了吧？”

“按说是到了，咋地还不见灯？”老舵公有点困惑地说。

听说到了葫头岛，船上的人都抓起篙子拉开架势来，就象是即将面临一场厮杀。突地，听老舵公一声喊：“灯！”他那压低的声音里，流露出抑不住的喜悦感情。果然，透过浓



雾漫漫的夜色，隐约地看见前方现出一点灯光，那灯光就象是远空的一颗星星，是那样深邃而又明亮。看见这灯光，老舵公的精神轻松了不少，他把手里牵的帆索猛地一紧，随着那船身朝一边倾斜过来，船舷贴着海面，浪水哗哗地溅到船上，船，就象脱了缰的野马，飞一样地朝前奔驰而去。这真是“歪船劣马快如风”，百十里路程，不到天亮就跑完了。到达目的地，取了宣传品藏在夹舱底，当天晚上就往回赶路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不想跑到半路，刮起顶头大风，风力足有六级以上，眼瞅东方天空冒了白，风还不见收煞，老舵公提出避避风再走。于是，船就拢上一个小岛。这小岛周围礁石耸峙，犬牙交错，看去，仿佛就是一圈鹿砦。船刚一靠滩，却被一种情景给怔住了，只见前边树丛间，有几个国民党匪军坐在那里。“不好！”我心里不由一惊，面对着一场“遭遇战”，怎么办呢？我正在思索应变的办法，却见一个手握鱼叉的老汉从树丛里走出来。“啊，是你们啊，老伙计！”原来这老汉叫韩龙江，跟舵公是老相识。我指着那伙国民党匪军低声问他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那老汉一挥手，就领我们进了一幢草屋。

事情原来是这样——

昨天晚上，葫头岛外响起了枪声，韩龙江划着舢舨出海探看情况，发现犬牙礁上搁着一只船，还没到跟前就听船上人嘶哑着嗓子喊：“快来人，帮老子们一把！……”韩龙江一听，什么都明白了，他答应回来喊人，就和村里人们商量，决定来个瓮里捉王八——一网打尽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十几个

男女青年，藏着猎枪、鱼叉、大刀，驾着几只小船，把触礁的国民党匪军船围住，韩龙江亮出大刀片，命令匪军投降，匪军乱成一团，一个戴大盖帽的匪军官刚掏出手枪，就被韩龙江的大刀背砍在海里。就这样，没费一枪一弹，就把这伙匪军全部俘虏。那个戴大盖帽子的匪军官是排长，我看他鼠嘴猴腮尖脑袋，坐在那树下两手抱着头，眼珠却滴溜溜乱转，看来他心里并没有投降。

我们在韩龙江家里住了一天，晚上风稍一收煞就开了船。船刚出岛不远，就看见那山头上亮了灯，我说：“看，这灯塔可真按时亮啊！”老舵公喃喃两声说：“哪里是灯塔？是韩龙江在松树上挂的灯！”可不，借着朦胧的月色，我看见山头上的一棵大树上挂着灯，灯旁边韩龙江那高大的身影。老舵公告诉我，打从韩龙江搬到这小岛来，出于一种“天下劳苦大众一家人”的阶级感情，用捕获的鱼虾换来的油，为大海点了一盏长夜不熄的灯，也正因为这样，渔人送给葫头岛一个光荣称号——灯岛。

潮起汐落，寒来暑往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葫头岛变成什么样子呢？韩龙江在干什么……想到这，我就向身旁的青年人打听小岛的情况。那青年没有立即回答我的询问，瞥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到过这岛吗？”

“到过，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。”我说。

“唔！二十几年前我还没出生哩。听老人说，那时这岛上只有几十户人家，都是逃荒避难来的；现在，已经是千多户人家了！”我看那青年手里提着一盏风灯，样子挺别致，高

有二尺，玻璃罩的直径足有七、八寸，真猜不出是干什么用的。他看我直揣摩那灯，就解释说：“这灯是我爷爷设计的样子，让我在县城定做的。在党校学习三个月，我爷爷催我不下十次，就是惦着这灯……”那青年正拉着，船鸣了汽笛。灯岛到了。但见一堵码头伸出港湾，码头两边泊着一列列船。上了岸举目纵望，小岛郁郁葱葱一派生气。绿树丛中，到处是青墙红顶新瓦屋，最显目的，是矗立山顶的灯塔。那灯塔就象身着银盔银甲的巨人，白云在它头顶飘逸，鸥鸟绕它身边嘎叫，那三月的杏花，仿佛是罩在它四周的一团团红纱。我向一个小孩打听韩龙江的住址，那小孩朝山上的灯塔一指，吐出一个字：“那！”就走开了。

按着孩子指的方向我寻路朝山上爬去，看见那灯塔下边杏树丛间有一幢小屋，门虚掩着，敲了几下，竟不见反应，进去一看，小屋三间，正墙上贴着毛主席站在海边的画像，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和一迭纸簿子。我拿起一本簿子打开看，记录的是：×月×日几级风浪，×月×日天气阴晴。翻了几页，发现不光是记录气象，还有：×月×日，夜里有人砸灯塔门锁，×月×日，有人用弹弓打塔窗玻璃，×月×日，塔墙上发现反动标语……窗台上，也还放着一些书籍和笔记本子。我打开本子看，有一篇刚开头的批判稿，文中写道：“孔老二要‘复礼’，林彪要复辟，渔霸、船主要变天，他们是一个窝子里的豺狼……”字迹虽然歪歪扭扭，但今昔对比，写得很有感情和力量。我正看得入神，听外边有人喊：“爷爷！”随着喊声，闯进来一人，我一看，正是同船来的那个小

伙子，手里拎着那个大风灯。我说：“噢，你是韩大爷的孙子？”

“嗯。”小伙子点了点头，问我，“同志，你找我爷爷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他拔腿就往外走，刚一迈步，就迎上一位老人，老人高兴地说：“卫海回来啦！”这老人雪白的眉毛，脸红得发光，肩扛铁锹，手提筐子，看来是从田里回来。我一眼就看出是韩龙江。“韩大爷！”我迎上前。他眯着眼端详我半天：“噢！你是那年来避风的同志。”当他听说我是专程来看望他的，喜得他那眼角的皱纹迭成两条鱼尾。我问他什么时候有的这灯塔，他说：“小岛一解放就有了。这不，大伙让我守灯塔，我就住在这里了。”我问他：“韩大爷，你该有八十多了吧？”“可不，你看我这小孙子就二十出头了！”他亲昵地望着韩卫海笑了笑。这时，卫海把灯擎在韩龙江面前：“爷爷，你看可好！”韩龙江两手接过灯，连连点头：“好！好！我可盼望它好几个月了。”说着，竟提起灯朝向灯塔走去。卫海说：“你看我爷爷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守着灯塔，一刻也不离开！”听卫海这么讲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二十几年前的那个夜里，韩龙江立在松树旁守灯的情景。看，多么令人崇敬的老人啊！

灯岛是一个公社。韩龙江的儿子是公社党委书记，小孙子卫海是灯山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。这天，天一假黑，卫海就下了山，说是向党支部汇报在党校学习的情况。吃罢晚饭，我跟韩龙江去灯塔点灯。他打开灯塔的小门，走进去，擦根火柴把那特号灯点上，然后拉着一根吊

绳，把灯缓缓地送上塔尖。立即，一道银灿灿的光亮，从灯塔玻璃窗射向暮色苍茫的大海。韩龙江锁上门，仰脸瞅那灯塔的光芒，欣喜地微笑着。回到小屋，他点上一袋烟，坐在土炕上，隔着窗镜瞅那灯，嘴里喃喃地念道：“更亮了！更亮了！……”

我从桌上拿起那纸簿子，问他：“这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记录气象。”他回答说。

我打开一页指给他看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这簿子哟，也记自然气象，也记政治气象。”他在窗台上磕了磕烟锅说：“可别看这岛子小哇，海上起风，这里有浪；天上有云，这里就落雨。外边有的，这小岛都有。拿我守这灯塔说，就风风雨雨地不安稳！”接着他告诉我，这岛上有那么几个人，一直瞅着灯塔打主意，说什么灯塔不用专人守，又说什么韩龙江老了，得换换人。有的人竟然要韩龙江交出灯塔的钥匙。有一回，韩龙江病了，让孙子卫海扶着他上山给灯塔点了灯。点上灯，他在塔下坐了一会就下了山。夜里，卫海带领民兵巡逻海岸，忽地发现灯塔下边火光荧荧，赶到山上一看，塔门起了火，散发着一股呛鼻子的油烟味，显然，这是坏蛋纵的火。可第二天，街上有了谣言，说韩龙江老得发昏，让火把塔门给烧啦……韩龙江一怒之下，就背起铺盖上了山，在灯塔里住下来。后来，公社党委就决定给韩龙江在山上盖了一幢屋。打从那，韩龙江就吃住在山上，白天看管果园，晚上让孙子卫海教他学文化，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，他发誓：“我韩龙江不死，决不离开灯塔，就是

死了，也要埋在灯塔旁边！”可最近，又出现了新情况，有人用弹弓射击塔窗玻璃，还砸塔门铁锁……

提起这些事，韩龙江情绪激动，眼里喷火，他抡起大巴掌啪地击了下膝盖说：“这些家伙为什么越来越急于毁咱们的灯塔？你知道，同志，咱这岛四周都是渔场，春夏秋冬打鱼船来往不断。这岛东，是航运船常跑的一条路。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咱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恨。至于他们反对我这老头子，那还有个原因，就是几十年来，我跟他们进行了斗争……”

我们正啦着呱，卫海来了。他一进门，就小声对韩龙江说：“爷爷，根据最近发生的情况，公社党委指示我们要加强戒备，咱大队党支部决定，在灯塔附近设隐蔽哨，我已经布置好了，你安心和同志睡觉就是了。”

韩龙江眉毛抖了几下，没有吭声。卫海走后，他就让我睡下，我躺下了，却见他从炕台上抓起一本书，戴上老花眼镜在瞅。我看那书是《国家与革命》。他读着，间或，还抓个铅笔头在笔记本上划划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在继续写批林批孔的文章了。看老人那认真严肃的劲儿，我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。那激动的感情的波澜，使我一时难以入睡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炕上只剩我一个人了，出门一看，韩龙江正迎着灿烂的霞光，在果园里散步，那红光满面的大脸，显得特别的精神。他拉我在一棵老松树跟前坐下，环指了下小岛说：“这些年，小岛走着毛主席指引的路，变化可大了，真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大发展，就说这山上的田，你别看

块头不大，可都是学大寨造出来的，亩产上了千斤。还有，那船网越增越多，捕捞量年年增高。还有，岛上筑了海路，能跑大车啦，嗬嗬！嗬嗬……”韩龙江的笑声，引来那杏林里的小鸟，飞在我身旁的老松树上，唧唧啾啾地唱着。我望着这苍劲的老松问韩龙江：“这可是当年挂灯的那棵树啊？”韩龙江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就是它！”望着这棵老松，我的心里油然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感情来，看，它躯干挺拔、针叶翠绿，长得多么苍郁遒劲！它不正象这韩龙江老人吗？

韩龙江是灯岛的创业人，也是灯岛历史的见证人。从他的口里，我看到了灯岛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廓影。本来，他打算过晌领我下山看看，不料中午时候，喇叭头广播公社气象站的报告，说是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雨，还有七、八级大风。果然，下午就落了雨，到了傍晚，就起了风，风雨交加，看来今天夜里真要起七、八级大风了。透过窗镜，望着风雨，韩龙江默默地在寻思什么。天一假黑，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布套，披上了蓑衣，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：“点灯。”我说：“这么早就点？”他说：“风雨天黑得早，是要提前点上的。这天气，海上行船是特别需要灯塔指路的。”我从墙上摘下件蓑衣跟他去了。迎着风雨，韩龙江的脚步迈得是那样稳健而有力。这是一位真正的饱经风雨的老人啊！革命的远大目标，使他有着永不消逝的青春。

在灯塔里，他点上灯，把那红布套罩在灯上。出了塔门，我感到眼前一片红，抬头一望，呢！灯的颜色变了，红彤彤的仿佛是一团火，这火，把整个山头都映红了。我问韩龙

江，今儿为什么给灯罩上红布，他说：“这是大风信号，让远方海上行船的人，知道今夜有大风，心有准备。”

我说：“这灯塔还管报告气象吗？”

他说：“管。对人民对革命有好处的事，就得管！”

回到小屋，见韩卫海已等在那里，他把韩龙江召到西间屋里，低声地谈着什么，我想，一定又有什么新的机密情况向韩龙江报告来了。果然，韩龙江由西屋出来，脸色特别严峻，那两道稀疏的白眉毛不住地上下抖着，好象心里有件什么事压抑不住。但他照例戴上老花眼镜看起书来。我们看了一阵子书，才熄了灯；可他并没有躺下，他把脸紧贴着窗镜向外张望。雨，哗啦啦地下着，山谷里传来潺潺的溪流声。风，一阵比一阵紧，窗镜在轻微地颤动。这个时候，韩龙江张望什么呢？我正在琢磨，突然听到一声枪响，只听喊：“站住，站住！”清脆的枪声和喊声，震破山头雨夜的寂静。只见韩龙江嗖地下了炕。他见我也立即爬起来了，就对我下命令似地说：“你不要动！”我说：“这是战斗，我要去！”我抓起手电筒跳下了炕，就跟他出去了。刚跨出门，就迎着一伙人朝小屋拥来，手电光里，只见韩卫海和一伙青年人，端枪押着一个家伙，那家伙耷拉的脑额上，贴着淋湿的头发，两只眼睛灰溜溜地转来转去。进了小屋，燃起灯一看，是一个鼠嘴猴腮尖脑袋的中年人，似乎在哪里看见过。韩龙江一把抓住他的衣襟，厉声地说：“曲有才，你安的什么心，装的什么相，今儿可彻底亮出来了。你是只老狐狸，可是，再狡猾的狐狸，也逃不脱猎人的手掌！”韩卫海将一把手



钳放在桌子上：“曲有才，你又想破坏灯塔，告诉你，我们早盯上你了，你的一笔笔账都记下来了，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！”

曲有才的脑袋快垂到膝盖了，鼻下挂两道清涕，两腿在索索发抖，煞象是一只被捆住四个爪子的癞皮狗。韩卫海和民兵们把他押走了。韩龙江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说：“真是狗性难改，狼心难变！毛主席教导咱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这是长鸣的警钟啊！阶级斗争的弦是永远松不得的！”

听韩龙江讲，这曲有才就是二十几年前，葫头岛群众俘虏的那国民党匪军排长。当时，这家伙被送到我军分区，经过一段教育，就安排他回葫头岛劳动。开始几年，装得倒挺老实，渐渐地露出了本相。他勾结渔霸、船主分子，造谣惑众，闹事捣乱，妄图要把韩龙江赶下山，由他们接管灯塔；后来，又跟林彪一伙骗子一唱一和，散布“今不如昔”的论调，叫喊他们受压……他还想用小恩小惠腐蚀干部和积极分子。他给韩龙江送过烟叶和白酒，遭到韩龙江严词拒绝。经群众批判，他明里表示悔改，暗地里还在搞阴谋破坏。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，他更是惶惶不可终日，眼看他的主子们一个个垮了台，他狗急跳墙，搞反革命活动更猖獗了。今天，终于原形毕露。

韩龙江这么一说，我立即记忆起一九四九年春里，在这小岛见到的这个俘虏的情形。真是想不到，二十几年后的今天，我又亲眼看见人民群众第二次俘虏了他。斗争的真